



张二冬

生于1987年的张二冬，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，于2013年在终南山租下一座小院，改造房屋，喂鸡养狗，种地晒太阳，写诗画画，他舒展地活在时间里。

“五月的槐花，都用来铺地了。”  
“蒲公英的黄，可以把整个四月都点亮。”  
“三月，油菜花斜靠在墙上，整个下午都这样。”

2020年，借山而居的第七年，时间的度量衡在张二冬的世界里不再是机械转动的指针，而是春天怒放的槐花，夏天疯长的芭蕉叶、秋天惊艳的西红柿和冬天铺满整个院子的皑皑白雪，诗意、丰富且具体。

这一年，张二冬出了第三本书，书名简单直白，就叫《山居七年》。

## 繁琐家务与“诗意栖居”

第一年上山时，张二冬的小院还没有怎么拾掇，说是小院，其实就是村民遗弃的土坯房。山上的冬天，气温零下十几度，房间里也没有暖炉，窗户还是破的，漏风，那种刺骨的寒冷，张二冬现在还记忆犹新。

终南山，对于张二冬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，终南山就是“西安南边的山”，“我在西安上学，选择终南山，可以说是一种无意识的必然了”。

为什么选择借山而居，张二冬表示或许是对桃花源的想法，或许是性格因素：“最现实的因素也有，那个时候在城里租房一个月好几百，但山里一个院子一年才两百块钱，也就是说，四千块钱，二十年都不用再考虑住的问题，这就很容易做选择了。”

山里没有集市，没有地方买菜，最近的市场在山下，每次下山背粮食，来回一趟就是一个多小时，而且家里没有冰箱，只能背一些易储存的土豆茄子之类的蔬菜，至于绿叶菜，张二冬说：桑叶煮汤挺好喝的。

为了把自己喂饱，张二冬在小院里开辟了一块菜园子，学着记忆里奶奶和妈妈的样子在地里除草、播种、浇水，现在他种的西红柿和黄瓜，已经能从5、6月一直吃到11月了，后面还有萝卜白菜葱姜蒜、香菜菠菜大青菜轮番接班，这片菜地，好不热闹。

张二冬说，种菜看着简单，其

实是一门高深的学问，每一种菜的种植方法都不一样：“像冬瓜，就必须种在路边，天天被人观赏，看的人越多，冬瓜结得越大。要是种草莓呢，就要给它垒砌高高的土堆，把枝叶铺展开，就能多结果子，像是小姑娘一样，喜欢披肩长发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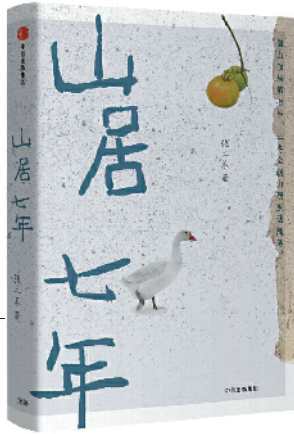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人在山上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养了狗；为了有鸡蛋吃，养了鸡；为了喜欢，养了鹅。这些小动物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，已经变成了张二冬家人般的存在。

总有人问张二冬：你一个人每天在山上都干吗？不无聊吗？张二冬都会无语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
这一次，他在《山居七年》里做出了官方回答：“我在买狗粮、取狗粮、搭狗窝、夏天除虫、冬天防冷，喂鹅、赶鹅、捡鹅蛋、拾鸭蛋、给鸭子洗澡、换水、垒鸡窝、追鸡、喂粮食、取鸡蛋、给花浇水、盆景换盆、剪枝、塑形、翻地、浇菜、除草、搭架子、扎篱笆、扫地、劈柴、做饭、洗衣服、晒被子、收床单、换被罩、铺路、修水、换煤气……”

“一个人在山里挺忙活的，因为‘过日子’其实是个很日常很繁琐的行为，而这种繁琐，只有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才能体谅。”在张二冬看来，这种生活也算得上所谓的“诗意栖居”，“因为诗性本身就是超出现实生活的部分，除了满足温饱，我还会弄些花花草草，听听音乐、读读诗，偶尔还凝注光影、看看星空。”

张二冬说，种菜看着简单，其



“在山里最孤独的时刻好像是在遇到那种极其震撼的美时，是孤独的，但同时‘存在感’也是在那个瞬间最清晰。不过最近还有一种孤独，就是面对‘时间’的：生之混沌，死之空无。”

一个人生活孤独，却美好。这种美好没有很复杂，二冬会欣赏一天当中槐花树上光线的变化，“早上的光偏冷黄，所以看起来

很透明；中午的光，就很刺眼，明显偏白；傍晚的光就偏暖黄了，而且越往后，越偏橙。”张二冬说，五月的早晨，不止有光，还有声音跟味道，“如果喜鹊有嗅觉，这个季节，应该很迷幻。”

张二冬还能感受到小草被一坨牛粪“吧嗒”砸中时突如其来的快乐。“以前听说在农村，经常有人为了点牛粪打起来，当时觉得很搞笑，但是现在不会有这种感觉。”张二冬笑说，对于种地的人来说，没有化肥之前，动物粪便的储存，基本决定了来年的收成，那已经不是粪便了，而是生存。

二冬最近的快乐，就是早晚给院子里的植物浇水，浇水在二冬看来，是人最平静的时刻，写作画画表达都会让他有点抗拒，种花浇水能养心。

在他的公众号“二冬”上，张二冬像隔壁大婶一样每隔一两周就跟

## 85后青年山居七年，书写细碎而具体的美：

# 诗性就是超出现实生活的部分

□文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

### 邻居六旬老太太活得通透而自由

张二冬在山上住的时间长了，跟村里人也渐渐熟悉了起来。其中，永琴跟张二冬的来往最为密切。

永琴是张二冬的邻居，一个大约60多岁的老太太，独自一人住在山上的老房子里。说大约，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永琴的年龄，连她自己也不知道，每次问她，她都笑眯眯地告诉你：五十！

张二冬来山里之后，机缘巧合和永琴做了邻居，看她可怜，经常接济她，给点粮食和零花钱什么的。但永琴从不觉得自己可怜，可能在她的世界观里，没有可怜的概念，她的记忆像金鱼一样，只

有七秒，别人欺负她，她转头就忘了；村里要是谁家开工盖房子耕地，永琴绝对是第一个冲在前头，干活比谁都卖力。

永琴活得通透而自由，不积郁，不记恨，不为遥不可及的未来而发愁，在她身上，我们可以学的还有很多。

据说终南山里有很多来隐世修行的人，甚至已经有了专门的商业机构来培养隐士赚钱，这些用张二冬的话说就是故弄玄虚。

真正的道，也许可以从永琴身上看到，温饱有度，活在当下，是最接近道的境界了吧？

### 在公众号上像隔壁大婶一样唠花草

大家唠唠他的花花草草，鸡鸭狗鹅。

杏树结果了，把树枝都压弯了；芭蕉像竹子一样疯狂扩张；移栽的草莓也结果了，很快就能吃上；野蔷薇还是美，不知道是因为野还是小，反正就是比大月季好看……

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简单却美好。

读者经常给他留言。“七年，好久，也很快啊。时间是不存在的，当你感觉到它，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”

“树是真的好看啊！我现在每天最平静的时候就是看我窗外的大树。”

“野蔷薇美在叶片修长，花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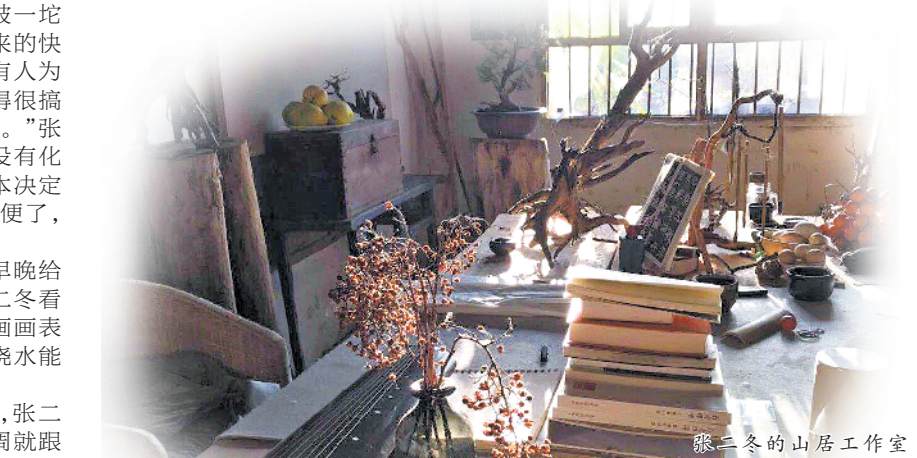
轻、薄、单纯，色系明快清新，像周冬雨。”

“我幻想了一下自己是棵草，然后被牛粪砸脸，感觉窒息了。”

“看二冬的文，仿佛有声音，就跟在对面聊天一样。”

这种细碎而具体的美好，支撑起张二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，“时间本是不存在的，存在的只有变化”。这些变化在自然的光线里，在薄荷叶片的脉络里，在五月漫天槐花的香味里，也在那枝倚着墙、迎着阳光自开放的野蔷薇里。

张二冬记录的是时间，更是生活的美好。随着他的文字，读者睁开眼，敞开心，感受到自然的快乐。



张二冬的山居工作室

## 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

卢梭在《瓦尔登湖》中写道：“我步入丛林，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，我希望活得深刻，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。然后从中学习，以免我在生命终结时，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。”

张二冬搬到山上以后，三年就思考完了自己本来一生都会探索的问题。“现在网络时代的信息就像洪流，裹挟着人不停往前走，都没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到底想要往哪里走。之前没有手机没有读书的年代，信息的饥饿感，造就了很多深刻的人。”

这也是张二冬搬到山上住最大的原因。住在山上，时间都是自己的。他带着思考走向丛林，深入自然：“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，慢慢消除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，可山里的一场大雨，让我重新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”

一个人在山上养鹅养狗，吃饭睡觉，就有意义了吗？就能成为思考者了吗？也许有些人看到的只是吃饭睡觉，张二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天地。

有一天，张二冬下山玩，回来的路上，山里下了

一场雨，他踩着泥泞的山路一步一滑地“爬”回了家，鞋子被泥水浸透了，好不狼狈。张二冬气得不行，埋怨道：这雨是故意的吧？

可第二天起床，眼前的

场景让他惊呆了。抬头看见门前黄花草，叶子上水珠饱满，一尘不染，院子里所有的杂草、蔬菜也都是葱葱碧绿，尽兴舒展。“看着这满目清新，突然就发现，我太自以为是为了。这雨，本就是云和草的对话，是给山里这些植物下的，是山和它家草木之间的事，根本就不是给我下的。”

当人回到自然中生活的时候，在消解“以人为万物中心”的意识时，也体验到不曾体会到的幸福。

2017年，李子柒横空出世，这位90后的小姑娘因为拍摄唯美的中国山村生活而爆红网络，被称为“第一网红”，她的一条视频在微博上观看量超过千万，继而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，寻找都市生活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。

张二冬的生活，也许是这个潮流的前奏曲，在他身后，很多人意识到，再美也美不过自己拥有的那片土地。

## “我的山就是我的家”

经常有人问张二冬：你在山里还会住多久？在山上无所事事，一个大好青年会呆废了吧？

张二冬说，这种提问其实就是预设他去山里生活只是一种体验，而“体验”都是有阶段性的，“我跑到山里住并不是出于体验，对我来说，就是落脚，我的住处或者说我的山就是我的家了。”

很多人都爱把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挂在嘴边，把“格物”挂在书房，但对这些道理身体力行的人并不是很多。在张二冬看来，他这七年没有浪费。一声鸟啼，一场雨，一个有虫鸣的夏夜，带给他的新鲜和

丰满，令人震撼。

“前天看到油菜花金黄，扑鼻的香，就觉得，这一生啊，没救了，就必须生活在一个有花有草有田园的地方。”

好在张二冬的家人也尊重他的生活方式，“我妈妈有风湿，不能吹空调也不能吹风扇，所以每年夏天我都会让她来山里待上两个月避暑，因为山里夏天比较凉快么。然后每次她走的时候就说：要不是你爸在家需要陪伴，我也想在山上过下去了。”

在问到对未来的计划时，张二冬说，比较理想状态下，未来应该就是明天，再远一点，下个月：“下个月，我想把窗户拆了换个采光好点的。”

E-mail:hdzk@ycwb.com

### 【拒绝流行】抽离具体语境很难冷静



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“离婚冷静期”是这两天最热的话题。民法典草案拟引入“离婚冷静期”(即填写了离婚协议书30天内，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撤回申请，家暴等除外)，引发讨论。反对者提出了很多理由，比如法律别干预离婚自由；既然下定决心离婚，必然是深思过的；那些一时冲动就离的，很可能会冲动很多次，冷静期也救不了他们。

一边倒地反对，就没有支持的声音了吗？不可能没有，否则这个议题也不会提出来写进草案了。我仔细翻了一些跟帖，前边基本都是反对，但如果保持足够的耐心，多翻几十页，还是有支持的声音的，比如站在老人角度支持冷静，站在冲动离婚受害者角度的反思，还有作为离婚影响者之一孩子的声音。反对者都被高赞顶上了，支持声被淹没从而沉下去了。

从网络跟帖的组成来看，有一定结构性的缺陷：人们在网络上讨论这个问题时，多是在抽象层面进行想象和延伸，抽离了具体的家庭语境和复杂关系，把离婚完全当成两个人的事。当代人入到这种抽象的关系中时，人们自然很容易把“冷静”当成一种对自由的干扰，从而形成一种抽象的

愤怒：我离婚关你啥事啊！

抽象地谈自由，只会引起撕裂和争议，因为每个人心中的自由概念、对自由的想象、谈起自由时所对应的事物，是不一样的，这就是抽象地讨论容易引起冲突的关键。而打破成日常生活

中十分熟悉的碎片时，具体地讨论，进入生活的语境，外延和内涵就明白多了。

我并非就支持“离婚冷静期”，但讨论这种安排的正当性与否时，需要在具体语境中讨论，才能让人们去冷静地思考事实，是非和利弊，并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经过深思熟虑的当事人。

黄维樑 香港学者、作家



### 【含英咀华】一则诗坛轶事

这是一则小小的信史，关于Y和L两位近年已作古的诗人；我客观叙述，不加议论，不添文采。

台湾有好几次十大诗人之类的选举。十多年前的一次，由台北某大学的陈教授及杨君负责筹办。我当时在台湾教书，Y、L、陈、杨诸位，深浅不同，我都认识。聊天时，陈告诉我选举的办法是：筹办者开列台湾当代二百多个诗人名单，作为选票；把选票寄给名单上的二百多人，请各人圈选最多十个名字，可圈选本人，然后把名单寄回给筹办者。

我时不时和Y通电话，一次偶然谈及这档近事。我问Y会不会投票选“十大”。Y说最近好像收过这样的选票，信件太多，一时不知道放在哪里；而且，对这玩意没什么兴趣（附注：Y发表过文章，题为《我是YGZ的秘书》，言外之意

是日常处理各种书信文件极忙）。

过了两三个月，主办者在台北某大报公布选举结果。公布的资料包括被选者名单及其所获票数之外，还有寄回选票者的名单。我注意到：L获得29票，Y得28票；L成为台湾“十大诗人”之首。我还注意到：寄回选票者的名单中，有L，没有Y。

过了几年，我看到南方某报对L的专访。记者问L与Y有来往否，对Y看法如何。L说有些来往，然后话锋一转，说：“台湾选十大诗人，我所获票数最多，为第一名。”又补充说：在内地，Y的诗选入小学和初中的教材，L则选入高中和大学的教材。类似的诗坛、文坛轶事，今昔中外都有。以上是我知之甚详的一个“内幕”。

### 【别处生活】切勿强加于人



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

大人声嘶力竭斥小孩的时候，小孩也会大叫，要想不培养一个嚷嚷的小孩，大人就不能老是冲小孩嚷嚷。各种思想传统对此有不同表述，可以归纳为否定式和肯定式两大类。

否定式最为常见，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孔子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多比对他的儿子说：“你不同意别人如何对待你，你就不要以同样的手段去对待别人。”

肯定式就是把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颠倒过来，把自己想得好的给予他人。《太上感应篇》劝导人们说：

“见人所得，为己之得，见人

之失，为己之失。”道德黄金律被视为以最精练的语言浓缩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，其否定式是道德的底线，其肯定式则是道德底线的升华。与否定式相比，实践道德黄金律的肯定式，难度要大一些。也就是说，不施害于人比施惠于人容易一些。

道德黄金律提出的要求其实并不高，无非就是换位思考和设身处地。良好的亲子关系的第一条，就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自己不想要的东西，切勿强加给别人。

### 【如是我闻】占有或存在



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
1986年崔健以其高亢而真诚的嘶吼，唱出了《一无所有》，给我们这些当时的大学生带来了强烈的震撼。崔健以“一无所有”坦白陈述，好像让我们找到了一种释放自己能量的渠道。弗洛姆(1900-1980年)在《占有抑或存在》中写道：马克思教导我们说，奢侈和贫穷同样是不道德的行为，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更多地存在，而非占有。

芝上人慧秀到惠州拜访苏轼，临走的时候，苏轼问她需要带什么东西回去吗？慧秀的回答非常妙：“鹅城清风，鹅岭明月，人人送与，只恐它无着处。”慧秀认为，鹅城清风、鹅岭明月原本是客观存在，如果以之相送的话，一定会将之异化为为人所占有之物，他自己也不会有地方存放。

宜山先生说：“贪得者身富而心贫，知足者身贫而心富；居高者形逸而神劳，处下者形劳而神逸。”在王永彬(1792-1869年)看来，“身贫

而心富”以及“形劳而神逸”才是真正的存在形式。因此，一个人快乐的心态，并非因为他占有得多，而是因为对他本来要求的就少。放下诸般挂碍，心里才能清静自在。

如果一个人患得患失的话，就说明此人依然有欲望和烦恼，而这些是解脱的最大障碍。能做到得失两忘，以平常心修行的话，才可能修得正果。“是非已去，得失两忘，净裸裸空洒洒。”这才是存在的真状态。

今天谈到奢侈，如果你再搬出金表、保时捷来的话，可能会被人笑掉大牙，真正让人感到奢侈的是你可能对时间、安全的占有，特别是你拥有一份闲适的心态。禅宗认为“金银窟里出来，彼此囊无一缗，半贫不富，做尽穷伎俩。”要想见性成佛，必须安于贫穷。

更多的存在，决不意味着物质的匮乏，而是强调的

### 【昙花的话】沉重与轻松

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好友仙蒂娜以东西方人的行为模式为重点而进行探究，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：“东方人活得比西方人沉重。”

据她分析，东方人每回碰上重大的事情时，总会出来与家人、亲戚、朋友或同事商量，从多个层面与角度去考虑优劣得失，集思广益，才慎重地做出最后的决定。纵是如此，具有忧患意识的东方人，依然是患得患失，惴惴不安，压力山大。至于西方人呢，当机立断，一切自己负责，一旦决定了，不管成果如何，都勇于面对，不让愁思纠缠。一成了固然好，敢了便检讨；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，人便活得轻松自在了。

除此以外，仙蒂娜还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来支持她的论点。

东方人亲属多，常来常往，不管是喜事、丧事、家常事，都牵牵绊绊、拖拖拉拉，东家南家西家北家的事情，最后全都变成了自家的事。一张春水吹破了，人人都会伸张驰援；一天到晚，懂得似是而非里拉上拉下的那个大水桶，桶里永远沉甸甸地盛着满满的。至于西方人呢，关起

门来一家亲，远亲和近邻，全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河水不犯井水；人际关系简单，每天所面对的事情、需要处理的事务，也就少得多了。鉴于此，每个人都活得像一条小河，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，潺潺地流着；河里没有任何碍手碍脚的大小石头，所以，流得轻快而又欢快。

仙蒂娜的分析，一点儿也没错。东方人的的确确活得比西方人沉重，然而，在这表面现象之下，仙蒂娜却没有进一步分析东西方人精神内涵的异同。

活得轻松自在的西方人，内心却是步步为营的，他们老在运筹帷幄，因为他们知道万一风起浪掀而人生的小舟在河里翻覆，是没有人会自动请缨地前来帮助他的。然而，活得沉重的东方人呢，内心却是安之若素，他们晓得，如果吊着水桶的那根绳索断了而水桶坠落井底，平常纷纷扰扰地添麻烦的那些人，绝对不会袖手旁观。有了这层宛如盔甲的保障，表面上活得很“沉重”的东方人，实际上，内心世界是安恬自在的。

### 【横眉怒对】笨拙得像一天才



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上世纪三十年代中，延安曾经为塞尚做过一个展览，自然是他作品的图片展。回忆延安革命文艺的不少文章都提到过此事，但没有留下评价，既没有赞扬，也没有批评，似乎颇为平静。

我一向以为，讨论塞尚很难。一般人或对艺术有兴趣的人，多重视他的静物，原因是，只有在他的静物中，几乎所有我们所熟悉的美学原则才能套上去，诸如构图、平衡、色调，以及造型。尤其让人赞叹的是，在他的静物画中所出现的“变形”，被理解为：为了构成的需要而有意为之，更体现了一种现代的精神。

对他的几何风格有所了解的人，可能会把赞引引向大部分的风景和一些人物，因为其中也能隐约读解出一种难得的主观追求。至于他的许多作品，从早年到晚年，有大量“未完成”的痕迹，坦率说，可能并不入很多人的眼。也许这个原因，痛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徐悲鸿，把讨厌的对象放在马蒂斯身上，称之为“马蹄死”。我估计在他看来，塞尚根本就不值得讨论，因为画不好是明摆着的。所以，王肇民先生说，塞尚有画不好的时候。这个评价，符合人们的一般常识。

前年我在美国费城一家小型私人美术馆看到塞尚五十多件“未完成”的作品，突然看出了其中的究竟，也对塞尚有了一些认识的飞跃。显然，正是“未完成”，才让我们得以有机会走近塞尚的视觉世界，知道他的探索是多么的笨拙，笨拙得像一天才！

### 【不知不觉】价格不菲的“永生花”

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从杂志社步行回家，中途会经过上海静安寺一个花园。这个城市更

换最快的就是各种店铺，它存在了很多年，就像它里面美丽而价格不菲的“永生花”。

一直以来人们喜欢鲜花，是因为它美丽而短暂，但读了张惠雯最新的一个短篇《玫瑰，玫瑰》，却记住里面的一个场景：一个作家，受邀去美国细园州，探访昔日的女同学，她在海边拥有一所私人的白色豪宅。怀着心底深处一丝温柔青春记忆的他，却惊讶地看到，女同学盛年的美丽不见踪迹，他见到的男女士人远比同龄人衰老，是一种全面的溃败、衰退的暮气，而豪宅里面更是如同一个中国的工艺品商店，完全是中式家具和装饰。院子里盛开着玫瑰，大屋里装饰的却都是干玫瑰花。女同学说，把正盛开的玫瑰花剪下来，用绳子扎起来，倒挂在廊下风干，“我喜欢干花，干花更

持久啊。”……在这所东方式的与世隔绝的地方，作家渡过了几天充满怪异感的日子，而她同学也向他卸下了内心沉重的隐秘……她并不想改变，却也难免崩溃。

张惠雯的这部短篇，把人物放置在一个人性的“孤岛”上，偶然进入这个世界的作家，无力改变昔日同学今人室息的笼套子一般的生存，而那些女同学同学在盛年时采摘、悬挂、风干的玫瑰花，果真值得这样保有它的美丽吗？就如她过早枯萎的样貌，其实源自她枯萎的内心一样，这种桎梏，最终也是她自己的选择。

张惠雯在小说的创作谈里写道：她总是需要别人的故事，以发掘出某种隐藏在事件背后的东西。经过提炼的那些有“小说感”的元素，变成小说之后，当事人自己也认不出来。人们以为艺术家的人生都是大起大落的，但她并不愿意为了小说题材而让自己的人生充满曲折起伏，“与其活得艺术，我更希望写得艺术”。